

佛經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八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余大成

集生電士江南江寧人  
殘夢

答吳五印

承手教自居于好嬾好閒好無益之書好無益之戲  
又好折人之過尼山亦莫如之何意者是其短乎自  
不伎視之道兄之短正道兄之長也雖然以為薑桂



口頭機鋒  
文人餘習  
而禪宗密  
諦隱隱在  
中

之性老而愈辣。所自挾者若是則已耳。設使天地多事。復生一更老更辣之怪物。出而相挺其勢。不得不與之相敵。敵之如或不勝。則將如之何。又或就此薑桂之自謂老辣也者。取而付之大火。聚中眨眼之間。灰飛煙滅。無復留有老辣之遺體。又將如之何。覺爾時開眼合眼。一場懔懔。便是自家也。莫如之何。又不須。尼山莫如之何矣。語云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復轉勝於覲面之。呈交臂之。失正未可知。勿更云別後相思。復何益也。

答馬半邠

作門外猜  
擬語也道  
得一半

我輩從入股頭中。做改行生意。所難者斷斷不在四句。伽陀中。攙旗奪鼓。便了一生事耳。佛印有句云。祇見悟心成佛道。未聞行脚讀詩書。若教孔子超生死。爭表瞿曇是丈夫。我輩詩書餘習未淨。悟心門頭未穩。孔子瞿曇分疆列界處。契券尚未交明。遽爾開口安知非識心。紙墨中之殘膏賸馥乎。反不如分韻騷壇引杯文社之為本等行頭矣。

陳丹衷  
旻昭涉江江南江寧人



與宗開先論畫

涉江與異之筆於此僅見一斑

昔人每着一筆。皆有千歲之姿。其于此道。蓋呂梁丈人之忠信于水也。故能移觀者之性。若思若尋。春秋之筆。一時交集。而不知其所動。今夫入丘林。見境大異。則勇作畫。不奇闕以生人之勇。將有所畏耶。足下昨所示畫冊。可謂奇秀矣。大米袖中物。不能自保。幸矣。此冊不為余攫也。

與周減齋

涉江善於體物宜其筆墨妙天下

昔人寫花鳥極體物之妙。畫魚便忌鱗鬣分明。毫卜明。即出水死鱗矣。當如烟樹荒冢急雪行人。又如圓瀟湘夜月。漫沒綿渺。始得其漾花吹絮如忘江湖之樂耳。從先生得見。舜舉此卷。身坐溪澗傍。不作江湖想也。

傅汝舟 遠度江南江寧人七幅菴集

與卓蓮旬

僕論列三代以來詩人。為桃都集中所輯。皆三千年間快心之句。于三百年中得先生一人焉。夫瞿塘三峽。瞬息千里。作縱橫文人之觀。它溪澗。非不澹蕩也。



而勢不傑矣。琵琶羯鼓其聲脆以亮。禰衡昭怨寄懷焉。它絲管非不嫻如也。而興不酣矣。刀劍弦矢斷無留痕。殺人三百步。雄才壯士。性命寶之。它器械自見長也。不如此之鋒銛矣。糟丘麴蘖。引人着勝地。歡然一醉。陶然千古。它飯食特令人飽耳。烏能似此味之甚快乎。擅文場之心者。必發高懷之致者也。操筆陳之。雄者必縱墨池之態者也。先生詩高且縱矣。孰快于是。孤憤多。笑傲多。幽艷多。俳宕多。化人潑墨。何所不可。此可與才士道難與名人言也。

吳國賢

一所江南上元人介茲曾王父白土山房稿

示門人

往見嘉隆士夫立心行事大能忠厚其發為文章必原本六經綜貫兩漢以及唐宋大家故雍雅蘊籍尚煦盛世和平之福今之所謂文章家一意刻薄小慧爭高此樹一議彼效其尤便辟叛道與解人頤遂至翻古人極不堪之事以為難遇鄙古人最至當之論以為迂濶每展一卷險削剽劫之氣如從紙上作刀劍格鬪聲噫可駭也文章關乎國運如此釀結日甚

一所予受業吳晉字介茲者之大父學行淵雅四中式皆被乙例得貢不就讀書吉祥寺授徒四十人束脩盡以市書貯大篋中任弟子取讀更以餘錢付主僧以給弟子不繼膏火者歲讀



五經一過  
人稱其篤  
行

澹喜為吾  
友高蔚生  
外舅隱居  
雞鳴山側  
吟詩送老  
世無知之  
者所著有  
述酒亭詩  
十餘卷家  
貧不能梓  
以問世無  
嗣稿藏蔚

生家

寫出世人  
刻薄只是

一日悠悠江河將何底止乎

胡虞逸

澹喜江南休寧籍上元人  
述酒亭稿

與杜于皇

向高素之士誇說勢焰譬向不關休戚者訴痛苦徒  
自口角熱沸而聽者耳根冰鐵不知彼原不為卿面  
作計柰何鬼手捉人臂耶冷眼如先生當已早為覷  
破

與林那子

知命人之奉天如孝子奉嚴親雖楚撻交至而飲泣

順受其親必且霽威而撫煦之矣予每罹坎壈初無  
怨尤故九死之餘尚芽生意倘非側席於幽人靜者  
如先生二三人以任運守約之道自相薰習幾何而  
不為天之戮民哉

與友

昨聞足下談某先生事座中似有微諷語此何意也  
古之君子聞忠孝節義之事有三思思効法思讚歎  
激揚思慚愧勉策今之君子反生三疑疑聞而傳者  
或誤疑或別有所為未必從此起見疑或出一時之



自己心地  
不淨便不  
信世間更  
有好人

病中調攝  
宜於反其  
嗜好真是  
難事故忠  
言每每逆  
耳

須知世人  
終日泣岐  
亦是悠悠  
忽忽

從缺陷中  
看出便宜

激烈未必中心所安。此輩此病皆因骨寒胃弱。膽薄  
腦枯全無生意。陽明如何。望他長進。

### 與弟致果

服藥攻疾。必以謹食忌為喫緊。譬之一方不靖。既以  
良將克之。隨以循吏撫之。自然禍亂不作。若服藥而  
噉不宜噉之物。是益疾也。大抵病人所嗜。食之味多。  
養疾而不養身者。最宜防檢。如幽昏之后。必嬖諸媚  
之臣。但愛其足供一人玩弄。即不利於社稷。生民所  
不恤矣。君子康濟一身之理。豈不通於天下國家哉。

### 與某師

才向諸佛門頭問路。便要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知識。  
倘導引有差。進步茫昧。則百劫千生。失陷到底。譬大  
路在西。錯指東走。若是蒙愚慢鈍漢子。還可趕上。喚  
回。若是精靈彊執之士。脚力健。腰纏富。草鞵牢。一往  
無前。因錯。越走越。走越遠。越遠。越錯矣。

### 與壻高蔚生

余天之幸民也。兩耳洞然而一耳不順。兩目瞭然而  
一目不睹。其洞然者以屬垣不順者以收聽。瞭然者



來

哀憫世人  
真實痛切

但求心之  
所安則儒  
理佛理兩  
不能越

以燭物不睹者以反觀外廓不虧中運獨朗挾此游  
世不亦宜乎

與孫公調

杜子怡雲謂予曰諦觀世人少有明明白白過一日  
者此語大有省發兄思之

答友人

吾兄於兵燹不靖之時棄母出家邪師許矣諸佛所  
不許也自心亦未盡許也何也以學佛不必定要出  
家而棄母則絕成佛慧命之種故兄在今日寧可不

成佛斷不可不成子以世有不成佛之子斷無不成  
子之佛也名纒放字今拋師命之乎自命之乎從來  
祖庭有如此油口頑皮法派乎亦大無味極矣逸與

老兄有知己之素茲拈一詩辨惑若尚有人理在當

速負一團一鉢歸環川慰老母擇近地之有泉石林  
水者結茅焚修往來定省亦便事也亦補過之道也  
不然令活母饑凍想念以死又等兄成佛度脫生天  
有是理乎深省深省

李敬聖一退菴江南江寧人



真好筆便是昌黎便是先秦矣

答王貽上

東隣之女美而一目眚西隣之子倚戶窺之見其美不見其眚從媒氏求焉則宛然眚者也西隣之子不咎其不明而且重尤媒氏之罔已也足下向見僕章句亦從戶隙矚之耳若再索全集則眚者見矣幸速為掩覆之毋徒使人詬足下為媒氏也

羅孚尹

瑕公江南上元衛人寄籍永陽家白門草堂橋畔原名光璽籀壁稿

與劉公勇

士子不讀五經而讀楞嚴正如禪子不讀楞嚴而讀

莊子耳

與妙意老人

宜之

偶見子昂着色一幅峭壁側立千仞下有棧道盤入才數折即不可得見有一人勒馬於數里外仰面注視如入雲裏僕謂此蜀道圖也變李將軍之法而為之初看疑其贗細看竟無底紙嗚呼古人心血噴唾經歷日月始成一畫亡一畫如亡一身安得有千萬億身為庸夫俗子之所磔剝也

與簡道人

等身之書今歲已歸道山撫此遺墨不勝惋嘆



或云欲事當以漸減。如炎摩天。意喜相抱。或執手遂爲究竟。其次如兜率天。兩相笑語。遂爲究竟。化樂天。共相瞻視。遂爲究竟。至他化天。但聞語聲。或聞香氣。遂爲究竟。下士曰。此非薄減也。正是深妙。

與孟景沂論醫

足下善用補中益氣。入味地黃二方。此古之周禮井田也。夫古道誠難行。然舉世醫人。動云藥不執方。嗚呼。彼尚不知古人有何方。古人立方。是何意。其間多寡。去取的是。何見而行之。萬禩上不畏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元。的是何理。乃漫憑藥格之有無。手指之勤。倦非不執方也。徑不用方耳。辟之診者。先不知平人之脉。又烏知病者之脉哉。

與周減齋

嘗思古人所招之詩。何等簡奧。有意味。今人連篇累牘。莫逮也。且因事關所。父招遂。以所招命題。何等新奇。不知者。乃共詫以爲鑿。嗟乎。不典不雅。不鑿不奇。杜詩韓筆。人云字字典。我只覺字字鑿。倘能知其鑿之妙。政可不問其典不典耳。今人胸中。只爲有個典。

蘿栖日子  
嘗謂著書  
立說最要  
杜撰此可



字所以不能讀韓杜并不能讀古詩書縱讀亦批糠瓦礫耳善讀者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山而水之觸眼即見其新固不待窮索而始得其力也

與櫟下論風俗

少陵云風流儒雅亦吾師風流二字談何容易吾里之士徒取烏衣燕子吳宮花草一段些小風流稱為六朝佳麗靡曼自失士夫既如是矣漸流及於閭閻甚有謂金陵人即賣菜傭束一把菜亦有六朝風致豈不可慨願與有心人以敦厚挽浮華

此語亦未嘗不韻

蔡祖庚

蓮西柳菴江南江寧人

與石谿禪師

頃聞卓錫寒家原擬歸聆法誨罄我濶襟適遇西江道侶鄧君善阿堵之傳因偕坐荒園聞雪廬中話及庚辰之冬雪嶠老人過寒家鄉庄夜深作畫時某甲

叙述楚楚有致

絡索老人歸去時狀老人吮毫漫荅吃茶便行十年後示寂雲門果有吃盃茶坐脫去了一則機緣鄧君便拈筆為某作侍坐老人圖仍屬某必求大師景俗

夫小影何敢輕辱揮毫但念既已妄追雪公之杖履



又獲坐石老之煙雲則這個鈍根面孔得度有分豈  
非大善知識之所悲憫而樂爲點綴者乎薄附溪毛  
聊代信香一炷伏惟慈鑒

冷水澆背

常語眷屬云我等今日原從費本得來向後卽不望  
生利斷斷不肯折本正與手教未出母胎之旨相合  
然經大導師一番提喚更加一番警策耳當家病危  
早已聞山中么魔復有煽邪說以搖動清規之意必  
須大家商訂嚴爲懲創金剛一杵豈爲此輩姑息耶

復友人

詹雷礪龔文思自尊署歸備悉茹蘗飲水之况及掣  
衿露肘之虞乃知今日作吏苦又數倍於十年之前  
矣年親翁宦况蕭然自無他慮而芻蕘之誠欲爲一  
得之獻者大凡居官至十年之久萬人頌而或不能  
滿一二人之欲萬事善而或不能免一二事之偏灰  
線草蛇莫非覺竇風裁似當劑峻爲和持法似當以  
寬爲猛僚案紳衿以及左右奔走似皆當少示坦平  
俾生愛戴則邪謀可不弭而自戢矣不識高明以爲

久于官者  
不可不奉  
此言爲藥  
石



然否。

程希孔 望尼踽菴江南江寧人

自簡

自家座上終日無客是客賤我也人家座上終日有我是我自賤也故客至不即候門客去不常閉戶求免於賤豈可得哉

王仕雲

望如過客江南江寧籍歙縣人四辰堂集

荅龔勉之論堪輿

承先生賜風水一書挑燈夜讀初謂此理在有無虛

寔之間今展轉思之斷不為堪輿家所惑矣竊笑里

門素封酷嗜青烏之學無端勢占無端力奪迨力不

及奪而勢不能占則百計陰侵必謂祖宗父母葬得

佳地便可富貴子孫信然堯舜之祖墓必佳矣何朱

均皆不肖生孔孟之先壠必吉矣何子思之後鮮有

聞人竊料瞽瞍姒鯀之砂水必惡也不應特生受命

之舜禹大禹成湯之龍穴定真也胡為反出亡國之

桀紂世稱葬書推郭璞為第一按璞為王敦所殺自

用其術且如此况遵其遺書者乎至於葬死必合生

先生逢夏即閉關不輕就人讀此令人羨雙足尊

風水不必信亦不必全不信大約積德之人必獲善地所謂天與之也強



以人力圖  
謀何可得  
哉

命一父一子。猶之可也。生六七子者。必合數命而後  
葬。兄嫉弟合。弟忌兄同。以一葬期之年。月日時合數。  
子不一之生命。必至停棺。暴露風雨。水火災祥。莫測。  
是終其身無葬期矣。先鄉賢公曰。從天理上卜地。不  
必向豐城口中覓頑然塊土。小子守先人之治命。止  
取高燥。勿令水浸棺土。親膚足矣。孝子仁人。以為然  
否。謹辭。

張芳

菊人鹿牀澹翁江南江寧籍句容人

寄鍾孝虎

先生大雅扶輪。英絕領表。金竹之標。鮮長翠玉。茗以  
尚白。能玄。是真迥秋水。于伊人。徒令悵春心。于一方  
者也。弟以孱材。謬先結綬。五稔于今。其効可睹。每念  
環山春晚。孤襍清言。香生研滴之雲。氣喝杯浮之月。  
爾時朱顛。健骨如峰。元常活花。在筆家大風先生。復  
以朝川之簡遠。脩淨名之清泰。至其揮毫落紙。尤雅  
好我輩之疎狂。而雲矯磐石。皆江皋第一主人。門窓  
榻几。咸淵淵留金石聲。迄今讀先生暨槐翁家大風  
無事長相見行。真是舞袖翩翩。亂插繁花向晴昊也。

於雅麗中  
能作放筆  
淋漓漓漓



洵當年快事哉。

寄李三石

客歲夏五得聞三月內手教其時弟方在雁峰之麓

中暑鍵戶聞蒼頭至開械快讀不自知煩疴之去體

也得句云北向好風山覆却南還遠信鳥銜來追思

向來與二三同人古處交道感嘆久之大抵友朋朝

夕笑言之樂正如聲色靡靡蹉過幾劫不復知友朋

之艱難迨相去歲時睽以方域資以困衡使其居焉

無與咨行焉無與輔然後恍然太息于久要之在是

菊人之爲人誠所謂蘭味蓮心者故一落筆亦淡如秋水

震風凌雨毋相悖負是爲難耳來教所云志向因之

益勵者真久要不忘之言弟五載湘南中間索處

何限始知良朋難得而向者等閑蹉過爲可惜也

寄胡雲矯

弟命本飄蓬束帶崑疆望里門似在天際自室無萊

婦每顧矜孱弱息滿目凄然人世宦遊真有何樂曩

者致一械于記室以兒女百年爲覩縷念荆布遺骸

未遂丘首神傷實甚經年拮据始克令小女隨殯北

還素笄麻衣歸依護樹弟方拭淚漣漉正未敢以親



字字清麗

迎為請也。迨客歲舍弟至署。乃知老姻翁過愛。不以弱女銜哀在室。俾就團樂。舅姑之命。又敢辭焉。第方離遠。宦未飭。禮儀破涕為懽。實所不圖耳。弟于此女憐其相依貧賤。雲衣閣畔。能琅琅誦七字詩。得儷鳳毛于願已足。但愧拙宦不減當年。每景通門。頗慚攀附。老姻翁為安定名裔。詘財崇誼。得毋喜其操作。而前可以舉之青玉案乎。則鹿車追隨。實事美一時風高千古矣。

與繆中實

造語新清  
是唐人妙  
境較晉代  
之簡雋坡  
老之天真  
別有一種  
風韻

清麗是其  
本色更饒  
幽峭之致  
極馳騁而  
不流于宕  
往菊人諸  
牘皆裁苔  
妙手而此  
尤其獨出  
者

春初興言理棹。不及造鄰一卮。記閣雨淒疎。花燈掩  
 夢。雖練淨烟霏。愁緒橫塞。抽麗製中得意句。讀之慨  
 當以慷恨。無旖旎雙鬟檀痕珠串飛。過江雲耳。別時  
 恍惚如夢。蠟屐到門竟去。尤難為懷。千五百里間。冬  
 簪沈浮。襦襜冷燠。悠悠兀兀。以月為年。獨端居取秋  
 尊堂集。瀏連往復。髣髴遇佳人于燭下。擁名士于花  
 前。觀俠客之弄丸。聽仙翁之嘯樹。因而思我道兄。賦  
 心詩律。詞品才峰。無不涵養情文。含咀聲節。獨其意  
 思之所栖託。如尋幽夢。如覲仙霧。不覺突兀于楮墨。



若感遇詩曰。好名應自素心知。只厭庸疎不厭奇。一  
再讀之。喟然遠念昔人。遊覽山川。撰成史記。愛奇也。  
寂寞漢季。嗜酒著書。好名也。否則闖然行媚。何渠不  
得。快意而低眉鉛槧以老乎。晉人云。使我有身後名。  
不如卽時一杯酒。此又貿貿。但以名爲身後之知。如  
世所稱三不朽而不知古今一種。欵寄淵穎之至性。  
前有高岸。後有深谷。自吟自嘯。自矜自惜。于其中所  
謂顧影娉婷。無限情者。初未嘗濶迂爲身後之計。而  
吾謂非真好名。愛奇。則不能爲也。因搦管爲道兄草  
秋萼堂序。至數百言。恨孱于作字。俟相見時。同佳集  
並上。而略一引端于此。

與黃俞邵

遶樹一枝至。俾老母遠涉。而此地又有水荒。將來尚  
非吉土。故都可懷。當仍卜居南郭。否則良常仁畏之  
間耳。臆前又有吳越之游。支離飄泊。賤骨應爾。弟嘗  
怪少陵欲還嵩雒。扁舟可徑到。而自夔涉荆。自荆涉  
岳。自岳涉衡。屢遷其地。何耶。雲月鶯花。是處嘗新。憎  
喜。暄。淒。是處嘗變。蓋亦有所大不得已者。而迫之使

菊人牘驚  
才絕艷此  
篇又從簡  
雅中堅其  
秀遠光景  
爲之一易



屢遷矣。來教至。知減翁又罹無妄。驚怛不能已。比當路者之衡鑒。不知亦採聽三代之直道否也。龔山竟化為異物耶。弟近亦有哀挽朱槐里三詩。詩成輒作數日惡。以此輓方老詩。每拈輒廢也。

紀映鍾

伯紫。蕙叟。江南江寧人。真冷堂集。

寄傅青主

僕聞太行之右。有傅青主先生。奇士也。為文磊落峭峻。如其人。如其地。懷想未之見也。甲辰冬。得見壽髦。投予二詩。盤空硬句。推創一世。舉坐為之動色。更讀

無時手滑  
賦之氣稜  
稜層層最  
有品骨

其我詩紫芝賦。俱不從人間來。壽髦真先生子也。壽髦復向予言。先生入山。或數日。必授一書。程其課讀。歸問不得要領。乃嚴責之。得則喜。得而能指其孰為是。孰為非。遺略文字。窺見言外之旨。乃大喜。即使習一藝亦然。以是壽髦博物多能。思精而氣超。雖天資高徹過人。要亦先生真實之教也。長安風雪。堦戶枯坐。得壽髦而與之。上下其言論。與酣耳熱。出步河濱。栖鳥啞啞。不下層冰。為之不寒。豈非數十年曠事歟。古人父子濟美有矣。張曹房杜。俱無人撐立門戶。而



狄梁公子光嗣爲地官。克盡厥職。李西平子愬。雪夜間道偏師入蔡。取吳元濟。兵不血刃。真能克家兒也。文章將相。原鼎足天地間。先生壽髦。又何憾乎。于其歸也。書此以報先生。并以志吾樂。

張

怡

白雲原名鹿徵。字瑤星。江南江寧人。栖霞集。

### 與楚雲和尚

淫雨兼旬。苔侵竈額。晨突無烟。數息冥坐。因戲吟曰。萬綠陰中。置此身三旬。九食未爲貧。若能辟穀。應輕舉。誰與名山作主賓。拈呈吾師。乞一轉語。

又

昨坐孤峰上。俯視游人勞。勞攘攘。薨薨緝緝。不知忙個甚麼。立脚稍高。便覺紛紜可厭。况碧落上下視野。馬乎。經云。世界衆生。如一器中聚百蚊。蚋啾啾亂鳴。鼓發狂亂。真可痛也。午餘當過丈室。極譚。

### 與友人

承示郁溪先生易解。鈎深探賸。良工心苦。然易道易簡。記曰。潔淨精微而不賊。深于易者也。今就斗室之內。有賓有主。有尊有卑。或語或默。或動或靜。何處非

不是談易  
竟是談禪



易何時非易。若但求之于陰陽五行而不求之于乾首坤腹坎耳離目之間。恐似宋人之楮葉也。皇極經世。先儒奉爲拱壁。舉聖人所不知不能。不論不議。而知之能之論之議之。廣矣大矣。然竊自念七尺之躬。百年之內。子臣弟友之間。多少欠缺。未能無憾。而侈言元會運世。無乃非自卑自邇之旨乎。夸父逐日。祇自困耳。來札云。此事須住山二十年。盡絕人事。真實叅求。始有入處。無論塵勞擾攘。不得如所願。卽如願矣。此二十年中。穿衣吃飯。出入起居。應人接物。燒香換水。又作甚麼理會。竊恐鷓鴣子飛過新羅了也。輒獻狂瞽。知不河漢。

與周減叁

承命搜求山中碑碣。止據金石攷所載。今僅存者。陳江總棲霞寺碑。唐高宗御製徵君碑耳。然已非原本矣。其他竟無覓處。至于石上題名。及所勒詩偈。盛仲交小志所載。復十迷八九。嘗求其故。大約有三。石脉潛長。人自不知。曾見天開巖一詩。猶有數字可辨。皆中分爲兩。蓋石骨長于中。故字形移于外也。又藤蘿



臆度之論  
但有至理  
遂似確有  
典據者

日滋塵土日益多被埋蝕而石有長亦有消昨至巖  
下一巨石崩殞數段橫塞徑上去秋未之有也則知  
無時無日不有陵谷而昔賢欲立碑山上沉水底  
以為不朽毋乃見與兒童鄰耶又所存字畫完好者  
石質必細潤受撫摩而龕疎者多漫滅此如人之温  
克多壽而粗豪多不永年亦至理也何日入山當面  
印之寺壁岫嶠碑楊時喬摹者附一紙去幸辨之

與姚寒玉

新茶少許山中所產弟手製也道兄試于揮毫微倦

時汲取永寧泉烹而啜之兩腋當亦作梅花香宋宣  
仁后云指揮建州更莫造密雲龍揀好茶吃了生得  
甚好意智瑤道人此茶正是益智金莖不數他密雲  
龍也一笑

黃虞稷 俞邵江南江寧籍福建晉江人

與吳山賓 諱非貴池人

今世風雅壇坫不乏主持獨實學一途幾成絕響足  
下潛心六藝流覽百家之傳注而復家有藏書倘于  
絳帳之中勒成一書析先儒之異同闡往聖之精奧



博約一致  
乃稱通儒

成一經不刊之典。以式後學。繼往開來。厥功偉矣。僕  
 之先人嘗言。不變者道。不朽者經。道非一家。私物經  
 非一人。私議以為大全集注。盡埽百家。而歸之宋人。  
 又盡埽宋人。而屬之朱子。不知鄭司農。鄭北海。注周  
 官。十異其五。劉向。劉歆。父子治春秋。或主左氏。或主  
 公羊。不相為也。紫陽金華。夙稱臭味。而讀詩紀端。主  
 毛公。不必與紫陽同。嘗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  
 漢儒博物攷古之功。而遷延不果。就以迄于大故。僕  
 亦有志于是。冀留此讀書種子。而末學之士。各是俗  
 師。輕非往古。彼義疏之雅。故彖象之微言。不墮蟲魚。  
 卽淪罔象者久矣。然宇宙至大。豈無白雲楚望其人。  
 者。抱經林藪。潛持運會。但同太常之口。授卽為魯壁  
 之遺音。足下居邇星源。彭蠡之間。計必心識其人。幸  
 以薪火相傳之緒。共一昭明。僕卽不學面墻。亦思懷  
 鉛槧而從事也。汾亭在望。我勞如何。

與倪闇公

近代著作。可觀者不少。然弟所服膺者。三家而已。列  
 朝詩。以風雅寓史學。浮山通雅。以名物傳經神。新鈔

羅栖曰屈  
指當今約



略數家非  
漫然推奉  
也

藏。奔。兩。集。以。性。命。道。德。之。精。義。文。章。問。學。之。微。言。而  
寓。諸。寒。溫。之。緒。語。皆。世。所。不。可。不。有。之。書。亦。世。所。僅  
有。之。書。也。竊。謂。列。朝。詩。汪。洋。如。海。通。雅。蘊。積。如。山。新  
鈔。藏。奔。之。經。緯。條。貫。自。成。一。書。亦。當。如。大。川。名。瀆。委  
輸。貫。注。于。天。地。之。間。鍾。阜。匡。廬。不。必。列。于。四。望。而。出  
雲。雨。現。怪。物。居。然。名。勝。者。也。

與計甫草

讀。足。下。與。櫟。下。夫。子。書。謂。吳。人。有。爲。正。錢。錄。者。足。下  
喻。之。如。遺。溺。泰。山。之。上。山。高。且。大。初。不。知。也。善。哉。喻  
乎。雖。然。卽。使。其。真。能。刻。削。巉。巖。鐫。磨。丘。壑。究。與。巖。巖  
何。損。仰。面。唾。天。自。污。其。身。祇。益。其。愚。而。已。因。憶。得。一  
事。當。歸。熙。甫。先。生。時。有。朱。檢。討。者。詆。訾。其。文。擲。之。于  
地。至。目。之。爲。崔。信。明。水。中。物。王。鳳。洲。先。生。嘗。記。之。今  
熙。甫。先。生。姓。字。揭。日。月。而。行。中。天。彼。朱。檢。討。者。卽。欲  
爲。長。庚。啓。明。分。末。光。以。司。一。隅。亦。不。可。得。爲。斯。錄。者  
何。以。異。此。姑。與。足。下。俟。之。而。已。

與羅以獻

張澹翁當初度日。偶過舊書肆。遇洪覺範石門文字

但引一事  
爲証不必  
更言其人

張菊人罷  
官後並四



壁亦無文人作吏能  
自刻苦高  
品無第二  
人也

韻事好友  
真堪紀傳

天下之惡  
皆歸端木  
已切戒之  
矣然正史  
家之失方  
可尚觀千  
載

禪喜甚歸語其內人曰今日醞酒肥哉以供醉飽放  
箸無餘粟且不繼孰與名花一瓶香茗一盃足娛吾  
蕭辰邪內人笑曰是不若花茗之為樂也澹翁曰然  
則子且脫所愛以莊嚴文字禪矣內人欣然質簪珥  
博書歸讀之終夕及通籍時尤苦貧其內人復割畫  
叉錢鬻法苑珠林以稱慶曲江宴罷袍笏歸來然雙  
椽盡一編漏五下起衣冠與同輩候座主門猶袖一  
冊背人私閱如舉子槐黃期近將踏省門者昔人云  
天下惟有福人方能讀書必如澹翁者方克稱洪範

嚮用之義

與滅齋先生

南董既往世間史筆寧復可信僕嘗疑南史所載諸

帝如宋之前後廢帝齊之鬱林東昏其淫酗暴虐浮  
于受辛履癸無復人理及考宋書作于沈約齊書作  
于蕭子顯皆承纂弒之際欲為道成衍諱其惡故不  
難為故君甚其詞耳兇人點染被害之家寧有好語  
兩造陳詞亦決不目怨家為西山柳下也先生目光  
如炬者必有以辨祈教我



高阜

康生江南江寧人  
蘿栖稿

與周減齋先生

寒家敝垣上薜蘿見者多賞其初夏展放時新綠如  
 染葉葉鱗次微風過去作碧波千萬頃而某更領略  
 秋冬之際霜深宇淨落葉滿庭階如在萬山深處令  
 人意思孤遠因憶此蘿為先君手植至今三十餘載  
 先君見背已二十餘年猶令某對之肅肅不敢作凡  
 近想生我之教訓固何時已乎敢請先生為書蘿栖  
 字以寵其居誌不忘也

答周雪客

承示三蘇文字全從國策中得來多有可議蓋以戰  
 國縱橫陰謀權譎其言不本於道德非儒者所宜稱  
 然其文字博辯變化無端師其筆意可以曲暢事理  
 眉山亦取其文字焉耳嘗謂文字之佳者相其形氣  
 如天地之有好山水入眼快心忻然神賞何暇更及  
 其他况以彼之筆意而抒我之事理乎彼鷺湖鹿洞  
 諸賢非不中有所見而言詞庸沓不足起其勢又何  
 以卓爍今古也或曰眉山之論亦有類於權略者以

胸中別有  
領略下筆  
自成異觀

以此衡量  
古今人文  
字百不失  
一然恐世  
更有不知  
廬山面目  
者



予言之。豈獨眉山之權略不可廢。卽國策之權略。又豈可盡廢乎。善乎司馬子長之言。曰戰國陰謀。亦有可採者。

又

讀書學道人。第一要根器。根器一分。進步一分。根器十分。進步十分。如淮陰。胯下與子房。同一忍辱。止爲胸中有見。雖無賴少年。皆可師資。何必圯上老人。然僞遊雲夢。一女子能縛之。亦由其根器止。能感召市井耳。使孺子可教。安在無如老人者。深爲指授也哉。

可見天下無不可益我之人。彼唾面自乾。猶是度外置之耳。

答友

讀大作。本是一層。分作三層。須看其合。三層爲一層。處何等透快。何等淋漓。如畫家皴染設色。凡用幾層筆墨。而觀者止見其蒼翠欲滴。烟波萬狀耳。

示遇見

禽之鴉鳧。獸之犬驢。以及蛩蟬蜂蝶之細。皆世人所甚簡賤。而詩家往往不遺。五字七字中。偏若藉此。族類以助發其靈思。增長其氣色。可見天壤間一切含生。皆與慧業文人。實有交涉。若有離之不得者。何況

從來未發說出遂成至理



人羣豈可輕爲傲忽而莫之泛愛乎。

與蔚生弟論畫

昔人論畫  
有以燈取  
影者亦是  
此意

畫山水雖與人物花鳥不同。然貴得其神氣。則細大總無二致。嘗見陳章侯畫絡緯娘。項前二鬚騰騰隆上。如一身全力赴注於此者。自根至杪。不得徑以灣直舉其妙。儻山水家具。此手筆則一切崢嶸蕭瑟。變滅不定之景光。無不逼出矣。予冬日坐明窓。窓格內紙僅三寸許。日光射蛛絲影。飄其上。度可二寸有餘。細塵微封其上。隔窓視之。其窈孌縱送屈伸自如之狀。並塵封若有若無。一一肖似。真有畫家所不能措手者。吳道子李龍眠諸公。想當從此悟入。然則工畫者。豈必遠求藍本。專事臨摹爲哉。卽有事臨摹。亦須先得此意爲貴耳。

示門人周龍客

偶遇一友論文。言八家之文。縱使極工。滿紙筋骨而已。至於聲響色澤。固無取焉。不知此種文字。原非小。小法力之所能盡。而反謂其啞然無聲。黯然無色哉。觀其處處赴節。豈不是聲。以此言聲。聲莫宏焉。字字。



香以女兒  
爲上則知  
色之正處  
端在何等

先聖一切  
制作未有  
不本人情  
者

一樣好文  
字兩樣看  
法總見古  
人著作有

按義豈不是色。以此言色。色莫顯焉。且夫天下之言  
色。未有不推南威西子者矣。夫豈青黃赤碧之謂哉。  
淑秀秉於天然。而精澤溢於膚表。見者或以爲舜華。  
或以爲渥丹耳。然則舉世皆登徒。又孰知色之正處  
哉。

與黃俞邵

比今人一切嬉戲之事。古人俱收入學問中。如琴瑟  
不離於御。歌聲若出金石。卽今之吹彈度曲。類也。古  
人以此等調養性情。涵育德器。至後人遂流爲淫蕩  
之具。以故言學問。則過於拘苦。今之道學先生是也。  
言嬉戲。則至於蕩閑踰矩。今之浮蕩子弟是也。安得  
起先王於今日。而合而一之。則世之人。旣不得輕言  
嬉戲。而學問亦不至於槁情滅性。古樂復作。大道宏  
通。豈非至風流至大雅也哉。

與周鹿峰

莊騷二書。昔人推爲合璧。然讀莊子。不待解其意義。  
已妙其聲音節奏。直欲繚繞半空。言逍遙。便如鯤鵬  
之獨運。言齊物。便如天籟之自鳴。令人一上口。已覺



過人之才力

舉體欲仙。讀離騷不可不解其意義。須細認其前後。重疊左說右說處。全是一段憂君愛國之念。纏綿不解。欲挽回無從挽回。欲舍置不忍舍置。自嘆自解。直有無可柰何者。故篇中薜荔、芰荷、蘭、蕙之類。前後數見。雖似複說。其中淺深各有不同。正不可作一色看。不然。但聆其聲響。則不免與詞賦小道同一標流矣。豈得謂與日月爭光乎。以是知古人著作。主於聲音者。偏要深其意義。主於意義者。偏要亮其聲音。豈至如後世作詞曲者。但取有腔有板。而文義都俚。龐眉老人述舊事。但期意思顯白。而詞氣錯雜不堪入耳者乎。

與吳冠五

人情事局。都壞於末世之尚圓通。故有識者多謂當以方正持之。如狄梁公。人有以模稜兩可。全無特操。為病者。不知梁公全是以處骨肉之間者。處人國化。其成心留為吃緊。一着。用耳。彼倖倖自負者。託名於立朝。貴有風節。一味激烈。不顧人情之所安。不但無濟。以之召釁有餘。而不學無術之人。至以此等處國。

世人又未可以此藉口一部廿一史是非茫茫誰為之折衷者



事者處家事蜀洛之爭兆於聚族三數人中而莫之  
稍解此猶兩手自相攫搏兩目自相忤視而謂彼之  
實甚也豈不哀哉故人之處世不可過生分別



結隣集卷之八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三選結隣集卷之九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龍客

釋祿宏

佛慧蓮池大師姓沈氏浙江仁和人

與聞檀菴居士

古德贈人以言此行入仕蒞政已在旦夕護法一事  
試畧陳之蓋聞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但今之護法有  
矯枉過正處置失宜者遂致緇侶樂於庵居蒼生哭

本色語遂  
成名雋惟



此老能說  
正經話又  
何嘗不是  
禪

於原野釋子榮其鞶帶儒生褫其冠衿豈不大可傷哉惟我居士素仁者今當以忠君愛民為處官之正務次乃及於護法護其理不溺於其迹護其正不牽於其情護其賢者不護其不肖者是之謂真護法也尚留神焉

卓發之

左車一名能儒字無量一字蓮旬仁和人  
澠籬集

與黎爾瞻

古之真人散聖或隱于吏或隱于醫卜方伎間必有一種不倫不脊若滅若沒之致令人不可測識不必正襟盛飾閉目匡坐為世指名也即如詞賦家江潭之有三閭昌谷之有錦囊往往亂如復亂若風吹雲觀者但如穆王之挾飛仙而遊于廣寒之天與之默存焉可耳先生吏隱舊都既妙于詞賦乃復于藥石之中而諷勸錯陳莊諧互用其亦有風騷遺意耶昔思邈入龍宮得禁方三十有奇而不肯盡泄乃雜以他方千百流通世間明眼人當自向此中認取耳

與鍾小天

僕少年得句深自秘惜不減長吉貯錦囊中情事甲

佳文之在  
世間正如  
禁方襍他  
方中誰能  
認取

讀此如太  
真舍玉噉



寅之歲自南中歸里簡數年藏本則倉皇轉徙時為  
蒼頭狼籍都盡一時憤惋殊不自堪然自此頓識文  
字性空嗣後所得隨手擲去十餘年來遂不復留一  
字本是慳業翻成捨因如龐公沉金漢水時了無顧  
念態文章宿習藉此剷除一空

與區叔永

我輩遊覽之情不鍾于世間走馬鬪雞喧闐馳逐之  
地而每于荒烟野草追尋往事斯亦奇矣乃至歌兒  
舞女亦復舍置目前妖冶而獨繫念于骨朽魂銷之

用樂府意  
翻作一樂  
府

莫愁桃葉何耶蓋慧業文人情輕而想重故往往結  
契于無情處如論交則以山川為良友嗜癖則以草  
木金石為性命正謂目前可以告語之人皆不可告  
語而山川草木金石之不可告語乃真可告語耳

與潛夫

客謂予吳姬十五歌喉艱澁道字不正而一綫孤香  
如春葢初綻去零落時尚遠若銅琵琶鐵綽板唱大  
江東去則意思都盡感人似薄余笑謂客邇來祇解  
咏寒山文殊拾得普賢少時兒女子語英雄語都不

翻案見奇  
深有至理



復作。但聽兒輩爲之。

徐日久

子卿浙江西安人  
論文別集

與余式如

嘗觀草木之類。有色焉。璀璨絢爛。奕奕動人者。則咸共欣賞。詫爲殊異。然第可瞪目相對。取適光景已耳。每入手指之。則中之所存。斷與文采遠不相肖。此名寔之際。未有或辨之者也。若夫色之至者。厥惟青赤。試原本所以爲青赤之狀。于色何有哉。就若似若遠之質。以水火變之。工巧劑量。又初非有意於爲色者。而不知其然。青與赤於是焉。在蓋余嘗學文二十年。一日見種靛者。而得其說疏如此。乃今之學士家。侈口談文。窮工極態。此如文章黼黻。極青赤之變。而未始思未始有夫青赤之原本。一班耳食之士。趨而效之。運厄風瀉。偏多弋獲。亦若濟貧子之枯腸。與小人之詭遇。于是焉更爲之說。以相壓。使夫鑽研揣摩。勞精費力。究竟不得與鋪張撮湊者同捷。其又誰甘之。而誰信之。悲夫。祖龍之虐。焰萬萬不能燒燼六經。而由今無改。竊恐世界靈光。不免銷鑠于文人之筆舌。

能言至微  
知文章與  
紀事同流



其爲業障可勝言哉。復錢長人

天下事未到手時。俱如洋海茫茫。無可濟度。若步步

踏實。漸漸理解。自然有安頓處所。不忙不閒。今乃云

學問無他。只是一捨。竊謂有識高人。從旁議道。一語

尖利。心眼豁然。及至當局。却又是眼中花影。自己不

着。吾儕用世人也。除是撒手便休。無復置說。若猶在

世。則自富貴功名。是非榮辱。遲早輕重。自須寸步着

眼。善抱之。猶恐其脫。而敢云捨。若止像世俗所言。拚

得做去。則如人履險時候。勢必至自己攢辦。只顧這

箇別的原帶不起。又非捨之謂矣。

又

忽見花間甚灼。取其最紅者。搯之。汁乃不紅。其染紅

之至者。爲紅花。花則未始紅也。至染色之初。濃汁尚

棄之。無所用。至洗之。漉之。而後真紅始出。然則紅者

花之所未嘗有也。爲文而不加以洗漉。求其紅艷如

花難矣。

答孫

用意甚深  
細味之始  
出

即前文采  
之說而言  
之加爽捷



紫陽自是  
正解借一  
說發出妙  
義未始不  
可

為世所容  
亦是大手  
段人不可  
輕看

像教本以  
作人敬憚  
而亦取於  
容我恣放  
者用此法  
供奉仙佛

爾問其默足以容。余記王陽明年少時。見一僧端坐。不視不語三年矣。陽明至其前。喝云。這和尚只管眼睜睜看甚麼。口吧吧說甚麼。僧不覺張目而逝。正是外面關得緊。裡面越是炒鬧。不過若是含元氣的人。真是放了。就罷。寂然太虛。隨他天翻地覆。此中儘寬着。儘勾旋轉。何曾有些子絆碍。而不能容哉。如舊義反說見容于世。不惟看這君子不像。且于文義亦遠。

寄易茂才

日錄可謂大備。媿文不稱。祇益吾醜。雖然何害。文之不至處。可忽乎哉。余日方孟旋持論次骨。余承其弟畜。則竊謂不如無言。孟旋笑謂余是。且藏拙。蓋余生平之欲得便宜類如是。然余嘗讀史。觀古人行事。終是討便宜為第一。義寧獨文學。宜作此觀。余之出門之日。便遭傾跌。緣此法失也。世之謂余文者。如是乎。

復友人

日嘗無事。則攜壺酒。瓊單一人。往樓上暢飲。醉即偃臥于純陽之側。此公幸不言不動。不以禮數繩人。而可以為侶。江濤前後無際。為洗發一切惡夢。因緣醒。



來無事。真是此身在霄漢上。更有何者是相辱耶。

與人

宋儒有言。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范晞暘為之轉語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快得他人意。要在實心以求自歉。余宦途漸久。癡愚認真。雖家資寥寥。人所共見。至于骨肉之間。不能無望。即余亦中自歉。然今讀此語。殊覺斬截。但思宋語終含元氣。如范之轉語。却似秋冬矣。

體認格言  
另是一意

與李萍槎

弟謂李瑤圃還真。足下謂真字好難說。弟謂說到真處。除是精金。無些子渣滓。此便是入火不熟。入水不濡的手段。吾儕相與得見有成色的人。雖分數不同。儘堪寄托。如今世態不止將銅作銀子。直是紙錢楮幣。通行得去也。

復梅惠連

弟猶憶二十年前。困苦至極。死活不得。終日作文。終日煩惱。又終日不住。文成俱不敢示人。即示人面隨



冷煖自知  
之言

此等牘又  
如是短章  
而用意深  
厚白度度  
人字字有  
層曲只是  
見地靈透  
之極

文人自家  
嘲笑誠耶  
偽耶

味此等議  
論今人脊  
骨豎起

發赤以爲遭輕薄者不可耐也。遭讚嘆者亦不可耐也。或不幸而遭鋪張談說之士尤不可耐也。乃今天下之言文者。初不內量其力之所能爲。外度其人之所可受。欺心造業。稱引前輩。而按其實地。墮鬼國。尚不自知。亦可憫矣。

### 與龍無字

兄名字未彰。當事者向未知有無字。此弟之過也。然兄于墮落苦海時。不自救而呼人救人。卽此見胸懷一節。楊兄已如命致之文宗矣。

### 復龔與嘉

一官局身。便于友近。聾于文近。瞽

### 示人

世間生知者尚。有若生而能學者絕少。生而能困者絕無矣。古來惟舜一人足當之。此外如勾踐輩則已。是矢在弦上。不得不急。豈是他生來會得如是。只看他不可與共安樂。便見底裡蓋生而能困。這一種堅忍之性。不是大聖賢。便是大奸惡。決非尋常等輩。所以人只須學那困的。便是好。



不肯說一  
句瞞心話

與方孟旋  
夜來聞三公示為部曹之法極中吾隱疾一夜尋味  
不已乃知下根人不但要一個有見識人教導決須  
得一個有勢力人打罵不然則這一副痴骨頭知道  
痛癢在何日也

與人論文

除却題目  
字暗中摸  
索亦知是  
論文雖然  
豈獨論文  
哉

知備食料而不知甘苦酸鹹知甘苦酸鹹而不知鼻  
舌心意知鼻舌心意而不知天下之嗜味者何故不  
自信而信易牙難矣哉

又

也有蓬鬢亂髮固自佳者若向來意在盡飾則些子  
不到便成不雅

示人

以水照天天在水下雖淺水人更不知底裡如此亦  
是文字一等三昧若水中所有盡數搬浮水面便不  
免為兒童竊笑矣

又

草石參差從中看水勢經行曲折紆迴致可尋味

不但未經  
人道並亦  
未經人想



與胡遠志

君謂人當看內典。若史書都是說謊的本頭。看他作甚。弟意若道說謊如來也是騙人。若自己已有定盤心。便看史亦得。且道甚的事業。就想出世也。還是從這裡透出纜穩。

遠志云聞此語弄得人不痛不癢

復徐元晦

郎君知極進。但囑兄切莫將父兄去教道。他小兒為此一着。至今便覺團不起。滾不出悔之何及。我輩頭顱如許。老態日甚。正望少年行隨意發揮。傾悅魂夢已放縱。便是佳境。

與劉濟甫

與汪歲星

君謂古人為事所迫。今世事為人所迫。所以成敗相反。弟意古人學問如種子在地。不慌不忙。待氣至時。自爾發動。從土生根。母子有序。人力不同。天自不違。後世豪傑不免急于自現。如將現成樹。位置移植。持根就土。無問厥初。若工巧殊常。氣候偶應。則敷華結

讀此知時代盛衰初聯之故



果亦自不爽然所徼者適倖耳。如今則似採花置瓶。取悅朝夕。拚得壞了。就換拚得不求結果。豈有講于生息之理。與終歲之計者哉。

卓人月

珂月浙江仁和人  
葑淵集

與孫鳳林先生

月猶憶常山揖別之後。曾寄陳昌箕兄。致一緘候起居矣。嗣聞師母老夫人之變。卽草哀詞。附同社以唁。今屈指十三年。通問無幾。疎怠之罪。可勝誅耶。則有說焉。念十三年之前。師臺之所期於月。與月之所自

期。豈謂其寥落不偶。逮於十三年之久乎。十三年之中。日願得一當以報夫子。而日復一日。未有善狀。則

月方自疑其手。夫子方自疑其目。月何敢屢通姓名。

致師臺之屢。嗔其負我。又何忍屢通姓名。致師臺之屢為。月憂哀而慰勞也。由是往往欲裁一尺素。藏之

魚腹。而踟躕不果焉。往往欲褰裳溯洄。望見顏色。而

踟躕不果焉。又往往跂足而遠視。與赤舄之跲然而

出山。化成天下。施于我土。而不意先生之亦踟躕不

果也。抑先生不念此蒼生耶。今廟堂用人。其位置之



忽就目前  
所見之不  
平極力抒  
寫一番想  
見胸中磊  
塊觸手淋  
漓

當世無人  
議及此者  
足見卓識

前就勢便  
作議論都

未明叙此  
反補出文

無定質隨  
其所宜

蓮旬日但  
得如此方  
稱知已今  
世為我輩  
憂哀者不  
無然疑而

當否雖不敢知。然月以諸生言諸生之所習。則自四書五經之外。今且舉宋儒所著小學而頒之學宮。五其書六其經矣。月豈不謂此乃敏德興行之盛典。而獨怪建此議者似未嘗讀四書五經。併未嘗讀小學者也。未嘗讀小學故妄謂此中必多奧妙珍重之辭。而不知其即採四書五經之緒論。未嘗讀四書五經。故以村學究之文理。齊東野人之故事。而妄謂其可與四書五經並垂。夫內篇既出于四書五經。是枝指懸疣也。外篇又出于村學究齊東野人。是魚目狗尾也。且夫驅秀才而為村學究。齊東野人。則其所以位置秀才者。亦可悲矣。又豈但百僚之位置草草乎。則達人君子。安得不自位置于烏山之側。鵲梁之上。桃塢梅塢之間乎。然師臺苟出而圖吾君為鸞鳳之鳴。為鷹鷂之逐。則天下事亦何至于不可為也。如遂樂于自位置而已。則師臺持論必貴知希而賤行義。月之皇皇無君日願得一當以報夫子者。未必為夫子之所首肯。而月之寥落十三年無一善狀者。必為天子之所疑。所嗔。所憂哀也。抑文中之門不可無房魏



嗔者大半  
矣皆不足  
爲其知已  
也

其人乎。或出或處。月將何途之從。月是以不敢爲樂。志論以崇師臺之隱。亦不敢爲感士。不遇賦以躁小子之營。而惟師臺之所指南。近刻然疑草一帙。雖屢遷其道。以至于斯。而仍未卜其與功名之近遠。此月所謂自疑其手者也。亦惟師臺之所指南。又附之以八鬢詩中興頌各一帙者。昔少陵贈花將軍伎人云。此曲祇應天上有。說者以爲譏其僭侈。昌黎越在蠻荒。乃窮思畢精。揚勵元和聖德。以贖罪過。然則二公雖爲歡愉之音。而其雲蔽長安之怨。雪深瘴嶺之愁。無乎不在師臺。其以是觀之。或不以爲詩。近于淫頌。隣于諂。而貫其唐突大君子之辜乎。

李日華

君實九疑浙江秀水人  
李太僕恬致堂集

約同人刻未見書

吾輩榮名素澹。雜嗜無關。所用漱滌。神情開益。智慮唯是松光竹蔭。滑几恬薰。消受三餘。橫陳一冊而已。昔李文饒叙平生快意事。以爲無踰讀未見之書。裴晉公抄漢書未終篇。以爲永恨。彼所謂魁壘丈夫也。是皆濡吻富貴之膏。盛色旂常之樹者。而猶嗛然欲



辭與旨協  
俱令人神  
飛色舞

厭心於是矧。余輩游斯息。斯方與蠹爭食者哉。顧今天下號慕古者衆。書亦稍稍盡出。而三吳澤國。轉輸良便。少縮饔飧之餘。無難耳目之及。有如品目顯著。簡帙重大。且競爲國門之懸矣。唯夫庾詞隱笈。單乘孤詮。咀吮多海。錯之奇雜。陳駭遐方之睹。詭同雞吐貴。等蛇啣。往往襲珍。櫝內匿耀。帷中有者。弗傳傳者。弗廣。令夫抽珠玩月。絕意荆山。擊筑飛霜。忘情法部。專愚沉痼。莫之與瘳。亦可悲夫。誠令彙萃璣璣。編貫條理。各登所善。遞相灌輸。存古人之大全。垂宇宙之絕業。欲飲則人人適。河索照而家家取。燧寵嘉無限。表樹龐宏。不亦爛然羣玉。而洋洋雅奏也哉。余願博雅君子圖之。

與王穉方孝廉

不佞黷淺疎昧。不自揆度。輒思縱心千古。遊意百家。攬其菁英。稍資潤澤。不甘茵腐。薄効鉛刀。懸髦垂纓。迄於今茲。髮且種種矣。而修名不立。殊足媿也。每見古人巨麗。鋪張則爲魄驚。遇淡泊元奧。又爲默醉。片言方服。其居要千轉。亦嘆其不窮。金鼓鏗錚耳不一。



色象一新

受旗轍紛互足蹈踏踟徒涉萬藝之林靡有一家之  
 樹今則順口歌呼隨手應削期於酬俗而已足下曠  
 朗無前鑒達空際乃誤以文人相目不佞何敢當但  
 有捫心耳世途衝衝自軒車以至徒步咸受轆轤求  
 止不得及乎繩索一斷機運悉停則又偃然寢乎巨  
 室向之驅馳竟何為耶嘗謬謂植戟呵殿不如一簷  
 晴日宮懸九奏不如半室虛閒足下以丁盛之年挾  
 經緯之具而嬰疾安處謝塵鞅而親緇軸人間之勞  
 盡釋宇宙之觀不廢正天之巧縱足下而奉以千秋  
 也伏承獎借益惠好音固由宿音之舊不遺管蒯亦  
 以臭味之齊收及椒藟也感激感激

與高明水膳部

不佞嘗三夢入朱陵又讀南真魏夫人傳與陶華陽

真誥諸書鬱鬱芊芊如在祝融紫蓋之下赤君旌幢  
 鸞鶴彷彿可邀也無奈塵緣未謝病後氣力衰少未

能治瓢笠問路重雲有如台丈鞅材仙韻捧天子節

駐霞烟窟中吟嘯登臨山靈水司悉從部勒大則咽

芝餌丹天地並老小亦如元次山礪石鐫字標天南

君實文大  
 約多胎骨  
 於道家為  
 稚川華陽  
 之流派



新陽集 卷之九  
之勝垂千古奇蹟真令人妬絕耳何者其人無文情無道韻卽履天都王屋了不相涉不免頑仙之誚正唯慧業文人若台丈又置之仙靈境地又不深煩以簿書偃仰彛由殫勝自足乃真可妬也

與戴穉賓

以扛九鼎之力運寸管以營四海之目分位置以布六奇之法妙出入以鸞鶴冲雲之勢領超奇以魚龍狎浪之姿鼓變態以漱雪嚼冰之韻歸峻潔以水到渠成之理還自然詞筆二家咸佩斯印

與魯孔孫

子瞻雄才大略終日讀書終日論天下事元章終日摩弄奇石古物與可亦耽篆隸讀書談道非區區習繪事者止因胸次高朗涵浸古人道趣多山川靈秀百物之妙乘其傲兀恣肆時咸來湊其丹府有觸卽爾迸出如石中爆火豈有意取奇哉

與人

白石翁詩沉卓雄快真闖杜陵營壘間奪其兵符易置變亂無不如意俯視中原紫氣諸作者不堪偏裨

從画中見  
出好詩從  
題画中認  
出好詩手



眼真堪作對

位置乃翁之追趣洽而取名淡不行家集不登國選徒於所作墨戲林巒樹石花鳥蟲魚間見之片語挑焰生動躍然人或謂翁詩以畫掩余獨謂不然今人雕鏤標炫羣兒自貴意中以爲一煩棗梨便足千古不知篇中無語語中無味一摹再摹不過糜盡數千番穀皮卽烟消霧落不復更知有若而子矣翁畫世已有定價如寸珠尺璧語曰美則愛愛則傳以必傳之詩附必愛之畫是詩以畫壽非畫掩也僕於二事俱喜涉其波流未必能動人愛而工力奪於讀書一灑墨卽任其散落如左師觸龍之論嫁女利其一去不返豈顧賸哉

與程松蘿

今繪事自元習取韻之風流行而晉宋唐隋之法與天地蟲魚人物口鼻手足路徑輪輿自然之數悉推而納之蓬渤溟滓之中不可復問矣余嘗嘆性命元虛之談勝而禮樂名物聖人經世之具悉成鈍置禪宗棒喝之教行而六度萬行三乘薰煉之學皆委虛文元人氣韻蕭疎之品貴而屏幃卷軸寫山貌水與

妙喻善寫難寫

今人論画但以一味糊塗粗率爲高脫其



去元人氣  
韻蕭疎更  
遠荷辨其  
真偽兩家  
皆有得失  
也

各狀一物真工實能之蹟盡充下駟此亦千古不平  
之案具大眼孔大胸腑實容古今出沒者遇此等物  
乃糞埽堆中偶獲先世所遺一顆寶珠也安暇就浮  
估時販商米肉價於蚤晚間耶

示人

人人有一片潔白自受用地斷非他人所能分享人  
人有一撇不下擔子斷不能僱倩與人其他可攬可  
推任情起倒者皆世界中事非我事也

又

有一席地展布四體便是道場一念卓豎便是根基  
一事撇得下便是解脫一境抵拒得過便是降魔一  
念相應處便是證入如此相續去千了百當更求奇  
妙失脚重崖也

又

初入道人浮遊之念易驅執念難化稍得力後執念  
難化浮遊之念難驅以初心猛念攝持而後少知解  
脫耳解脫隣於弛放有不覺浮遊之擾者故也

又

不自在處  
正是自在



山谷與王直方東云。子瞻明日必來。當設硯席於清涼處。多堆佳紙俟之。張武筆其所喜也。想見古流相聚。全以翰墨為戲。其切磋鼓舞安得。不日造勝地。今日酒肉徵逐。不唯聲氣寂寥。即求一善縛筆如武者。亦不可得矣。每一揮運。輒為三嘆。

王大壘

子安浙江會稽人茂遠尊人

與謝無可論紀載書

史筆與家乘不同。家乘者人私其所尊親。非詳莫悉。非盛勿重。故細而繁之。小而張之。然巨筆尚有矜慎之思。若夫作史。則載多人。大書特書而已。且有載其一事而衆端可廢。亦有詳其一事而衆端具見者。故家書乘累紙不了。而史筆欲以一二行了之。此中着眼如箕。下筆如刀。非去貪割愛不可耳。若夫子長妙處宏篇巨冊中。時有一兩段間澹沒緊要處。虎頭之頰上三毫長公之旁見側出。史筆之精神與其人之精神波瀾生動。刻畫無痕。乃為至也。趙叔鳴

去貪割愛不獨作史當然文人一執筆便當作此想

名崔官副使江

都有言。昔人謂僧人宜取心肝喻于致命處。殫力耳。毛膚焉足試乎。斯言可思。微獨文章經濟道德。何獨



不然。

祁駿佳

季超浙江會稽人世培先生兄

與繼起和尚書

世趨日下。法運亦際秋晚矣。凡天下舉一事。消一患。而求其一平如砥。無少阻格。古且難之。况於今乎。茲者消弭之役。寔屬盛舉。而旁撓之人。彼此不無。惟二三正人。相信於光天白日之下。堅持弘願。不為所搖。則幻影頃消。赤漢如故。宵壬伎殫。而旁撓之路絕矣。蓋主盟須耐。旁撓猶之居間。須耐交謫。亦事勢之必然者也。譬之越江拯溺。入海探珠。即有狂飈巨浪。惟賴舟師一人。柁柄在手。終必獲濟。若必求其微風。不與輕波。亦盡世固無此。江海亦何以顯。長年舟師之大神力哉。幸和尚堅持無惑。

復沈求如先生書

承大教謂嚴統一事宜。以理論。以道處。不宜公庭質成。此至當至正之論。譬之一身之中。忽發一疽。宜內消。不宜外潰。宜藥餌。不宜刀針。雖然。人亦孰不知之。而孰不願之哉。乃刀針之術。卒為名鑿所不廢者。夫

禍起于費  
隱之多事  
季超非黨  
濟宗者

嚴統一書  
實屬妄作  
今其副墨  
已燬爭端  
永息矣



固。有。疽。堅。毒。厚。藥。餌。勿。效。於。是。有。不。忍。坐。視。其。死。者。不。得。已。起。而。一。決。之。以。延。旦。夕。之。命。然。而。一。體。之。傷。固。不。免。矣。豈。願。之。初。哉。此。蓋。有。大。不。得。已。者。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是。

壽啓和尚

恭逢周甲。人天爭祝。方且山不藏珍。海不匿寶。而窮道人。乃僅以一畫一字。仰祝遐齡。豈非近時一怪事。然向讀東坡。惟石供云。禪師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則弟之一

絕妙祝壽詞

字一畫。獻之。知識之前。又自祁道人始矣。

致陶水師昆仲

弟久有方外之志。今乃得遂。然自慚其遲遲也。弟念

吾之所不能捨者。祁季超也。弟昨已懸像陳蔬為文。

自祭而別之矣。祁季超已別。則當無不可別者。而况

身外之長物哉。生平玩好。原不甚多。今已盡行分散。

凡相知朋友。皆隨意分送。一二以謂我可捨長物。可

捨。而朋友之道。終不可捨。適架中有宋榻閣帖五本。

昆玉五位。幸各存其一。以為一時笑柄。他日有散髮

季超見地  
遂超人至此



披襟曳策行吟于吼山曹山之間非他人必季超子也但梵志有云吾猶昔人而非昔人不知諸道兄猶能識此山澤之癯否一笑

孟稱舜 子若子塞浙江會稽人

答人言謗書

承示云韓子曰道高而謗至今子謗言日聞意子道高所致歟嗚呼足下之言其諛我耶抑譏我耶不佞無退之之才而同其阨命坐磨蝎動與謗俱退之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斯言若不以得謗為恨而以得

子塞著有史發世略說鈴諸集而所著詞曲數種直入元人之席今望八矣著述猶

不倦如此雖欲逃名得乎

名為喜夫人之謗我者將以毀我之名也謗至而名隨則其謗我也不滋以益我乎顧舜則但有其謗耳未有其名也然名實非吾所樂有名愈重則謗將益甚故欲止謗莫若避名昔之學道者將使坐者與之爭席而後其道為益高今使人謗我是猶使人知有我也使人知有我是我之杜德為未深也安在其為道高而謗至乎然則我名之不如退之者不顧反有愈乎而又何譏焉

胡介 彥遠浙江錢塘人



與人

沈幼宰云。秀才學醫。如菜作齋。予謂好秀才學醫。則為良醫。為名醫。為時醫。低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個庸醫而已。聞子將云。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貧賤之人。何業不可餬口。而偏以人命為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吾願足下慎之。

嚴

沈

子餐顯亭浙江餘杭人

荅嵇留山

留山堂圖。五閱月乃克成。弟畫安能留留山。幸借留

山。弟畫耳。然弟畫安足留往時兒戲。聊復爾爾。此

事關至性。乃佳。若僅辨山之深淺。樹之曲直。漁汀茆

屋。位置方嚮。猶是畫苑良工。况并此。未曾研討。而儼

然揮洒。寧不可媿。王宰不受迫促。乃肯留真。無論今

人。概不及古人。即知古人者亦少也。往在長安。尚能

讀書作詩。一自里門酬酢。心境俗惡。此事都廢。不自

知性情。汨沒何處。此豈可博宗匠一映耶。

曹溶

鑒躬秋岳浙江嘉興人

與杜于皇

予性嗜畫  
索画恒苦  
不足每以  
不得顯亭  
一水一石  
為憾



文章家弟近又得一人焉。為西江魏叔子。其識見議

論足與于皇相上下。弟惟見其論古諸篇。於他體未

槩覩。然相其筆勢。必能者也。弟所以深服二子者。良

以一時風氣。言古文者滿天下。其率臆妄作。放手野

戰。自以為過於古人者。既在不知文之列。可以不論。

而一二泥古之士。自矜合作者。又如書家臨摹。一種

點畫。畢肖。然離乎古人之跡。自作數字。便不成書。則

亦可謂不善學者矣。獨于皇與叔子。既優入古人之

域。在規矩法度之中。無一字妄作。而又能脫略形迹。

擺落格套。如書家得古人之神。而能自為書。以妙天

下。而傳後世。是乃可貴耳。何日枉訪商量。盡發秘藏

以問。剗實弟志也。

童本立木有浙江鄞縣人

上某先生

人生最不幸者。寵祿及身。左右交遊。取容之人多。敢

言之士少。習焉不察。始由燕笑。而卒致禍敗。不可以

不畏也。務在知言。知言必先知人。昌黎諫迎佛骨。佛

若有靈。必取此疏。而朝夕跌誦。不以謗已而非之。牝

誠為至論



穢如墨。猶能以違心之言。歸咎宰相。以勿沮。右丞敢言之氣。正人正言。蓋可忽乎哉。

陳澹 開仲福建侯官人

與減齋先生

夫子之德於澹者至矣。白玉四環明珠一寸。恃有七尺身。在。

徐延壽 存永福建閩縣人

與減齋先生

磁石雖不作意。諸所有鐵必來附。我公即無意招之。

應自來集也。

乃公遂如是已乎。白羊至人殺不能作聲。可哀也。夫

蔣玠 絢臣用弢福建閩縣人

與減齋

時人選詩雖惡。然亦有足採者。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可也。

何偉然 仙臚浙江仁和人

與人

深藏厚蓄。多水火盜賊之虞。天道之惡盈也。若孤貧

所指誰氏殊足人悲

但恐盡是臭泥無蓮花在



孤貧之人  
又不許憤  
激嗟嘆人  
之生世良  
苦

之人。天道何所忌。而備難之。以多虞。想其憤激。嗟嘆之氣。盈而欲溢。亦為天道之所惡。故知盈之所忌。不獨封殖。倘一息一念。少有過情。皆盈也。水火盜賊。其伺我者。甚於藏蓄者也。

與吳文中

見地獄變相圖。刀山戟林。鋸磨沸鑊。極刑陰慘。而此中無怖者。潔修定養士也。見而怖。怖而惕。然若身處其地。一刻不能自安者。亦有意好修者也。懲戒惕於前。而懺罪除過之念。絕無萌芽。必其所行所為。有甚於圖相之陰慘。反覺刀山戟林。鋸磨沸鑊。為尋常事矣。則地獄亦無柰此等人矣。何況懲戒於圓影中。耶。不若轉画一幅。西方極樂圖。示之。或不得於畏心者。庶可回之。以羨心耳。

答卓左車

快雪堂。非雪不快。但長公病瘡。卽字義已與雪反。安得更置之烟嵐中。耶。明日霽。當登山一晤。寒氣沁人。坐破樓。如百重紫絲障。不忍出。奈何。

朱一是

近修浙江海鹽人  
為可堂集

皆是慈悲  
作用



與范遵甫書

王粲避亂居荊州。依劉表。後世稱依人者。必舉為喻焉。粲著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在者一篇。意即登樓賦也。旨趣淺薄。虎之一毛如此。其斑亦可見矣。依人之國。當為其國効忠。而粲一無短長。操至即隨。劉琮降操。他日從軍詩。指操為聖君。又云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蓋欲效伊尹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在。而居然諂諛如此。此無忌憚。小人不知當時蔡邕何以倒屣迎之也。又劉楨贈五官中郎將詩。亦指操為元后。比譙郡為豐沛。有文無行。令人髮指。陳思王與此輩遊。宜其無成。表求自試。其誰輔之。將何試也。愚因粲及楨等。而嘆虛名之無益焉。當時並王粲在。荆襄間有孔明德操諸人。世人稱此遺彼。豈粲遊表幕。諸人俱隱其地耶。此後作詩贈人。無輕用。依劉登樓故事。以羞當世之士。與足下共誠之。

與減齋

平山橫古木。遠水接長天。荆浩空遺筆。何論趙大年。此修舊題楊龍友畫句也。作畫密不如疎。濃不如澹。

自是正論  
非翻案見  
奇猶有史  
漢風神



近不如遠。多不如少。大作家正似不到家者。惟減齋先生能解此意。

陸彥龍 驤武浙江錢塘人 燹餘稿

與許天儀

入臯亭纔六七日耳。日與麗京鯤庭披襟散髮箕踞長松下。曠然佳勝。然以向所觸熱之身。忽屏羣碎置涼適中。積暑激發。交戰于中。輒作數日惡。吾頭岑岑如入身熱。頭痛諸國也。亟歸覓足下所稱長孺者而治之。乃長孺一老禿翁。通閉解結。未能反之于平。甚思有心芥子。為作七發。枚生豈如右英夫人所云芝草與汝食。汝亦不能來耶。

上職方李立齋舊邑侯書

龍

承聲教所訖。習見亮節義聲。神明慈惠之治。為近

較昌黎更有傲岸之氣。去其瑣屑寒乞之聲。

古所未有。與得一望風采。以為洗濯向化之地。於願足矣。乃蒙國士殊遇。所呈詩古文詞。往往聞之同人。謬獲嘆賞。華袞下儼。青雲為昭。且郊勞報謁。折官位行輩以下交。容接之際。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此布衣韋帶之士。所難必之王公大人者。而

龍

於豈弟

數筆耳。楚楚可吟誦。坡公小品有之。然無雷同之致也。



君子獲異數焉。古人知己之量，所以重於感恩也。雖然，知己之於感恩，亦相為見者也。王公大人之於布衣韋帶之士，未始不相需之殷，而或往往多相遇之疎。此豫章梓枏，必得匠石之斤削，而蔚為國禎。騏驎，必俟良樂之睇盼，而聲出金石耳。若既知非朽株凡馬，而猶聽其偃於空谷，困於馿驥，如士之憂鬱窮闔者，匡坐絃歌，纓絕踵決，又不甘為沁沁，倪倪之徒。苟有所求于世，而采菽不足以事親，拾橡不足以自給，阮塗之窮，踟躕返轍，當此之時，有抱木而枯耳。

是時驥式為諸僕輩利其財竊資裝而去偶有匱乏耳非能仰面看人也

然而瞻視仰望，猶尚有知己在，得不為之一悲鳴哉。昌黎為一代大儒，所上執政諸書，齒及於齋用升斗之需，而屑屑於米鹽凌雜之細，生平嘗陋而笑之，幾欲薄其為人，及躬處流離，切身為患，欲告之他人，輒面赤口吃，而卒難一語。始知古人當困約之際，量而後言，蓋亦投誠控訴於上，所知我之人，而有所不可已也。今龍竊附韓子之節，惟執事圖之。

繆伯聲

浙江山陰人 繆公以葩經名宿為上元令有仁惠聲士民至今歌思之

示人

陶歌菴先生詩負心



莫訝他人  
辜恩最是  
吾身日奉  
千金供養  
積伊一掬  
灰塵真可  
發人深省

今人即所  
持極不正  
亦偏欲開  
端偏欲結  
局刻薄性  
成之矣

人。一。生。愛。養。此。身。可。謂。無。所。不。至。及。至。回。首。即。此。一。  
身。作。楚。與。我。為。仇。相。離。而。不。相。顧。湛。然。師。云。世。間。無。  
主。莫。如。心。忘。恩。最。是。身。歇。菴。先。生。亦。詳。哉。其。發。明。之。  
矣。

事。涉。刻。薄。者。即。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開。端。

人。生。五。十。以。前。所。恣。意。者。皆。足。以。致。病。若。我。有。以。招。  
之。自。此。以。後。種。種。相。尋。不。招。而。自。來。矣。即。此。是。現。報。

何。論。後。世。乎。

結。隣。集。卷。之。九。終





律